

中美高校学科馆员比较研究

石翠莲(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摘要】 论文从图书馆立法、外部物理条件、运行与执行效果、再培训与再教育四个方面对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学科馆员;高校图书馆;图书馆法;培训与教育

【Abstrac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bject librarians in university library of China and America from library legislation, external physic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of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training and re-education.

【Keywords】 Subject librarian; University library; Library law; Training and education

在世界一体化的推动下,中美交流日益广泛,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大背景下,两国高校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也愈来愈多,代表图书馆最高知识层次的学科馆员也在相互的比较中逐步进步。笔者拟从法、物、行、训四个方面对两国高校学科馆员进行比较研究。

1 法——在相关图书馆法立法上的区别

笔者于2010年5月利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图书馆法”为篇名字段,将时间限定为1999年1月至2009年12月,采用模糊(精确)匹配方式在全部期刊中进行简单检索,共检索出417(132)条相关记录;为了缩小检索范围,又采用高级检索,设定篇名字段和关键词字段分别为“图书馆法”和“中国”,时间范围不变,采用模糊(精确)匹配,共检出55(7)条记录。这55条记录从内容上讲基本上都是对图书馆法的立法意义、立法原则、立法内容、立法结构、立法性质等方面的描述,可以说从理论而言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研究水平。可是在实践中,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图书馆法,只有一些地方性法规和章程。但可喜的是,正在起草过程中的图书馆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已有了让人欣慰的进展,期待能有专门针对图书馆馆员(学科馆员)的章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由于我国的学科馆员发展本身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特点,各个高校图书馆在这个领域规章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及应用到实践中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相较而言,美国的图书馆法比较完备,从而使美国的图书馆事业不论对对内管理还是对外服务上都走在了世界的最前端。但是,美国图书馆立法虽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

历程,但其内容却基本都倾向于对图书馆服务以及经费来源的论述和保护上,而专门针对图书馆馆员的却没有,更不要说针对学科馆员了。只有极个别的法律与这方面有所关联,例如,美国联邦立法颁布的《图书馆员道德准则》中规定:“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图书馆员个人的素质,个人的行为反映了整个行业服务好坏”^[1],这从侧面表明了图书馆员在图书馆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图书馆服务的层面上来。对于这方面的不足,美国高校图书馆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制定规章制度来加以弥补。这种方法显示出了一定的灵活性,有利于不同的图书馆根据自身的地域位置、规模、性质、主导学科以及发展倾向等制定相应的条例和实施措施,但这些条例和措施又都融合在学科馆员的工作职责里面。综上所述,在美国图书馆学科馆员这块领地,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法律空白地。

2 物——保证学科馆员制度良好运行的物理条件的差距

学科馆员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多重物理条件的配合,例如图书馆建筑、图书馆信息资源、图书馆宣传、学校师资力量以及师生的信息素养等。图书馆建筑虽说只是一个物理概念,但是从视觉上能对人形成一种冲击,影响到用户对图书馆的第一印象以及以后利用图书馆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对学科馆员工作回馈的积极性;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多寡优劣直接关系到学科馆员“用什么来提供服务”的问题;图书馆宣传的重要性在于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图书馆,懂得图书馆的价值所在;学校师资力量和师生的信息素养直接影响到图书馆以及学科馆员服务的方向和方式。

中国高校图书馆一般都建在学校环境较好的位置,目的就在于让读者在舒适优美的环境中享受图书馆资源。而且,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对图书馆的新建更注重于体现环境与人文的双重美。在信息资源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储备量日益增多,许多高校图书馆在近几年都大量采购新文献,对数据库的购买和利用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虽然,由于经费等方面的诸多原因,对这方面的需求还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总体来说,这一形势使得学科馆员的服务素材增多,解决了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增加了专家或学者对学科馆员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的信心。

至于宣传这一方面,中国的很多高校图书馆都做得远远不够,很多人在提到图书馆三个字时,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流通和阅览,而对其它诸如采编、咨询等服务浑然不知。尽管这几年许多图书馆也采取措施,通过开设信息检索课、免费培训数据库、开展网上咨询等途径来加大图书馆的宣传力度,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距理想状态还有相当距离。读者对图书馆的片面认识直接导致他们对学科馆员的非理性认可,认为学科馆员只是图书馆的一种表面工作形式,与他们无关,这显然背离了学科馆员的服务宗旨和图书馆“一切为了读者”的出发点,不利于学科馆员工作的顺利进行。

此外,我国高校的师资力量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上下悬殊较为明显,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学科馆员工作模式中“图情教授”的素质这一环,不能环环相扣的结果必然是服务质量贬值,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同时,学校师生的素养问题也是近年图书馆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理论成果很多,但在实践中还不令人乐观。比如,极少部分专家学者多年来习惯于利用传统的检索信息手段,甚至上课不喜欢用多媒体,他们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但是在接受新的信息手段和服务手段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不少大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意识还很弱,分析信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为了尽量缩小这一差距,学科馆员甚至同时还需肩负培养他们信息素质的艰巨任务。

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校图书馆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馆舍的建筑更多倾向于环境上的人性化和使用上的便捷化,而在外观设计上并没有过分考究。例如,美国的印第安大学图书馆在网页上这样定位自己的功能:印大图书馆不仅是收藏各种文献资料的建筑,同时,它也应该是一个能唤起读者个人在感情与过去之联系的场所^[3]。

美国高校图书馆非常注重自身信息资源的建设。由于经费比较充足,他们有条件满足各个院系的需求,这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科馆员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的资源需求。我们知道,美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是世界各国争相学习的榜样,这一情况与他们的得力宣传有很直接的关系。在美国,

对图书馆的宣传同样采取了开展参考咨询、定期免费培训数据库以及网上咨询等方式,但更多的体现在馆员日常工作内容中的细节性宣传。读者进入任何一所高校,都可以随时随地拿到关于该图书馆的介绍资料,这些资料以活页、纸笺的形式摆放在各入口处或楼道里,介绍内容包括图书馆的概况、图书馆平面图、阅览室的设置、开放时间、文献查找方法、图书馆的网址、图书馆的各种规定、新书介绍和馆内举办的各种活动等信息,一目了然^[4]。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潜移默化的宣传引导,使得学科馆员在工作中能轻松获得来自各级用户的理解和支持,无形中提高了工作质量。

另外,由于美国人在学术上的严谨和职称评定上的严格,学校的专家、教授等都是在专业领域享有极高荣誉的学者,因此,从师资力量上来看,美国高校具有很强的实力,发展也较为均衡,而为其提供服务的美国学科馆员也具有很高的素质,因此他们对院系专家和学者的要求就主要体现在反馈意见方面,能从这些高级专业人才处获得最新的专业信息和完善图书馆服务功能的优秀建议,对学科馆员的工作将起到高层次的促进作用^[5]。至于师生的信息素养,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美国高校学生搜索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的能力非常强,更不用提教授和学者在这方面所具备的能力了。而对这种状况,美国的学科馆员首先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能够提供出超越一般用户信息能力的服务才能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

3 行——学科馆员的运行和执行效果两方面的差距

我国的学科馆员建设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形势喜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间还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阻碍因素。

首先,在管理体制上,学科馆员的每一项任务、每一个计划在实施前都必须得到馆长的认可和批准,这主要缘于上下等级关系明确的行政体制。但是,我国许多高校图书馆的馆长本身并不具备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专业知识,也没有实际的图书馆工作经验,他们的任职都是通过学校领导直接的任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学科馆员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就难免有时候会做出不够准确的判断,甚至做出错误的决定。其次,学科馆员主要由馆长任命,少部分由馆员自己应聘,名单一旦确定短期内不会变更,这种方式是适合中国图书馆实际的,但是也因此缺少了竞争气氛,使学科馆员丧失了追求进步的动力。再次,学科馆员本身的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在与“图情教授”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具有积极主动的探询精神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但实际上,受到传统被动式服务理念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学科馆员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表现不够积极,“坐等用户上门”的情况依然存在,使得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工作能力受到质疑,服务效果令用户不满的现象时有发生。

生。最后,学科馆员在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时,除了利用因特网资源外,主要依赖的是本馆信息源,而各馆都因经费、馆舍面积、人力等原因无法在馆藏上达到满足各种信息需求的理想境界,这就使得学科馆员在工作中出现不能满足用户要求的情况,引起用户不满。虽然也有不少学校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馆际互借等活动,但反响并不热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美国高校图书馆在总馆馆长的选择上一般都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从社会上吸纳有志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优秀人才。虽说采用这种方式的结果是馆长必须要花一段专门的时间来熟悉图书馆,然后才能步入工作的正轨,但同时也避免了走入“管理者不懂业务,懂业务者不搞管理”的误区,再加上扁平式的组织管理体制,使得学科馆员可以自由地提出工作计划,并采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工作方式,馆长对此细节问题不进行干预,只做宏观上的指导即可。其次,美国高校学科馆员的产生主要采取自己竞聘的方式,并且必须遵守相应的考核机制,一旦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就会被解聘^[9]。这种方式有效弱化了“按部就班”、“水到渠成”的观念,激发了学科馆员的工作紧迫感和竞争意识,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条件。再次,学科馆员具有双重知识结构,他们在与对口院系沟通的过程中能够主动提出自己的专业见解,有效提升沟通的回应度,他们的服务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因此从服务手段和服务效果上都更容易获得用户的认可和接受。最后,美国高校图书馆中,学科馆员所依赖的除了网络资源和本馆信息外,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馆际互借”,当现有资源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时,他们通常会立刻跟其它学校的图书馆联系,尽最大的努力满足用户的需求。

4 训——学科馆员的再教育和培训效果的差距

对学科馆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是图书馆人才资源的重要保障。在我国高校图书馆中,由于没有相应的资格认证制度,大部分学科馆员在入行之初,就不具备应有的双重知识素养,如果不对其进行二次教育或培训,则必然会影响工作效率。

因此在近年来,很多图书馆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采取鼓励或直接推荐等多种可行方式为学科馆员创造再次学习的机会。一般情况下,图书馆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鼓励具有学士学位的馆员攻读图书馆学、情报学或者其他专业的硕士学位,增强他们的理论修养;二是为学科馆员争取外出进修或短期培训的机会,使其在专业学习的同时通过与外界交流获得实际经验。这两种方式是当前中国高校学科馆员再教育的普遍形式,是中国教育能力范围之内的科学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科馆员的理论与实践能力。但是,

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却被普遍忽视,就是学科馆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在学科馆员整体发展态势不算很好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是增强他们热爱工作、乐于奉献精神的重要手段。只有培养了这种精神,学科馆员的积极性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才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力施展才华。

相比之下,美国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由于从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知识和其它学科背景,因此在再教育这个问题上就有了区别于中国的观念和手段。在美国,由于学科馆员都具有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或硕士学位,因此攻读学位不再作为最主要的培训手段,图书馆一般都根据学科馆员的专业背景,鼓励学科馆员采用选修或旁听的方式学习对口院系的专业课程,了解专业热点,熟悉专业进展,并积极参与专业科研课题的申报和实施;其次,图书馆还特别重视提高学科馆员的电子信息处理能力以及和各种类型用户交往的能力,鼓励他们研究管理学、读者心理学的基本理念,并适时为其创造各种外出交流或访问的机会^[6]。通过这些手段,学科馆员能够在边工作边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的提升。另外,在社会的高度认同和优越的物质刺激下,美国的学科馆员以工作为荣,这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图书馆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压力,但这一点在重要性上却同样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 1 刘卫华.美国图书馆法律的主要内容[J].档案管理,2006(6):61
- 2 漆亚莉,申启明.高校图书馆建筑中的人性化取向[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27(5):80~82
- 3 金晓丽.从中美高校图书馆管理模式差异探讨我国高校学科馆员制度的发展[J].贵图学刊,2005(4):18~20
- 4 Dickinson D W. Subject specialists in academic libraries: the once and future dinosaurs[A]. Stewart R D, Johnson R D. New Horizons for Academic Librarie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C]. Boston, Massachusetts, 1978, Saur, New York, NY, 438~444
- 5 Bradigan P S, Mularski C A. Evaluation of academic librarians' publications for tenure and initial promotion [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996 (9): 360~365
- 6 Rodwell J. Dinosaur or Dynamo? The future for the subject specialist reference librarian [J]. New Library World, 2001, 102(1160/1161): 48~52

(作者信息: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邮编:610068。收稿日期:2011-05-30。) 编校:方 玮